

◆安庆地理

戏城大观

姚中华

一座城市的气质,凝固着山河气韵,演绎着世俗风情。走进濒临八百里皖江的安庆,我试图寻觅一条大江赋予她的秉性。

我先后三次来安庆。前两次都碰上阴雨天,沥沥淅淅的雨水打落在街道两旁的绿植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,又将街道两旁的楼舍雾化成一片氤氲的景致。误以为是置身在江南烟雨迷蒙的街巷,其实,安庆地处江北。

这次到安庆主要是参加“首届全国散文诗大观奖”颁奖典礼。大观一词,语出《易·观》,意为规模宏大、内容齐备,古诗文中经常出现。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的名句“衔远山,吞长江,浩浩汤汤,横无际涯,朝晖夕阴,气象万千,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”,描绘的便是大观的景象。主办者以“大观奖”命名这次活动,一方面源于参与评奖的作品刊登在《安庆广播电视报》“大观亭”文学副刊上;依我所见,应当还有另一种理解,这座古城与“大观”有着深厚的渊源与不了的情结。

安庆市的主城区的一部分就叫大观区,它是古城在岁月长河中跋涉的源头。安庆一些著名的历史遗迹,如大观亭、谯楼、安徽大学红楼、敬敷书院旧址等都坐落在这里。大观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个形成于明朝的古镇大观镇,它的由来与大观亭有关。

安庆大观亭名闻遐迩。明清时期,它与武昌的黄鹤楼、九江的庾楼并称“长江三楼”。它的修建是为了纪念元朝淮南行省左丞余阙。历史上,余阙是与岳飞齐名的忠烈英雄。元朝末年,余阙在与陈友谅军队交战中失



雾锁山村 汤青 摄

利,固守孤城七载,最后不堪被俘投水塘而死。建立大明王朝后的朱元璋感念其大义与气节,命人在他的安葬地修建忠臣祠庙。嘉靖四年,安庆知府陆珂以祠庙为基础,修建了大观亭。五百年来,大观亭寄托了人们对忠烈的缅怀之情,也成为安庆人引以自豪的一处胜景。

大观亭,纪念的是一代忠烈,观的是滔滔江水,赏的是大江东去烟波浩渺的景致。《怀宁县志》记载:登临古亭“俯瞰长江,一泻千里,阊阖两岸,樯舳迷津,皖中风景俱若勇跃奋迅而出”。清人沈复在《浮生六记·浪游记快》中也写道:“大观亭背倚潜山,面临南湖(今石门湖),亭在山脊,眺远畅畅。”登临古亭,远观江流如练,群山绵亘,近处船帆云集,万家烟火,如此景致难怪乎被安庆人视为“圣境”。

东晋时,有一位名叫郭璞的诗人路过安庆,不仅看到此地山水之色,

更看出不同寻常的风水“形胜”,惊呼“此地宜城!”郭璞是诗人,也是一位堪舆家,善于占卜,曾经为晋元帝司马睿占卜建都建业的凶吉。东晋永嘉年间,为避战乱,他渡江南下,路过安庆,看到此地倚山临江,地处要津,作出适宜建造城池的最早预言,古城因此也被称作“宜城”。

城,最初的功能是防御。郭璞看出此地风水“宜城”,自然是指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。作为长江下游的咽喉要地,安庆“上控洞庭,下扼京口,分疆则锁钥南北,坐镇则呼吸东西”,自南宋建城后,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。伴随战火与硝烟,古城经历过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。

然而,一条大江给一座城带来的意义终究非同寻常,江水润泽的城池虽为军事要津,骨子里却饱含着人文柔情。古城屡屡遭遇战火临门,古城人却将它开垦成一片适宜戏曲生

长的土壤,草台戏曲与烽火硝烟并存成为寻常的场景。在经久不散的歌弦丝竹声中,备受人们喜爱的剧种黄梅戏应运而生。

一踏进古城,黄梅戏便扑面而来。无论是在川流不息的车站、码头,还是在充满烟火气息的商场、居民小区,几乎到处都能听到黄梅戏富有情调的曲调。每到晚上,古城锣鼓铿锵,丝弦不绝,整座城市像是进行一场没有止息的彩排。要看正宗的黄梅折子戏,可以去安庆黄梅戏会馆,或再芬黄梅公馆;要听黄梅戏风情小调,可以去倒扒狮步行街。人们对黄梅戏有出于骨子里的喜爱。由此不难理解,黄梅戏为何会成为古城的品牌,变成古城人的骄傲。

黄梅戏能从最初的采茶小调,演变成人人喜爱的重要戏种,与这里肥沃的戏曲土壤、良好的戏曲文化基础关系甚大。细数古城与戏曲的渊源,较早有精于音律的明朝进士阮大铖。阮氏喜好戏曲,撰写《燕子笺》《春灯迷》等剧目,并亲自指导家中优伶出演,好戏连台,久演不辍,一时轰动古城;继而有“京剧鼻祖”程长庚及其三庆班等四大徽班,把这里作为最主要的舞台。后来,程长庚率领徽班进京,徽剧扎根京城,最终演化成国剧。古城的戏曲在江水肆虐的水码头安营扎寨,在人们骨头眼里生根。古城被誉为“戏城”实属名至实归。

锣鼓声声,曲声阵阵,水袖曼舞,成了古城另一种“大观”景象。

“江水六月无津涯,惊涛骇浪高吹花。”千百年来,古城的土地被江水沃灌滋养,也接受着江水的洗礼,浩渺的江水赋予古城不惧风浪的秉性,也成就它的铁骨与柔眉。金戈铁马,战旗如林;戏曲弹唱,文韵滥觞,都在其岁月舞台流水板与词曲中熠熠生辉。

一切源于江水,一切又随奔涌的江水而去。我所看到的或许只是古城的一处背影。

◆逝者追忆

我见过的程必先生

戴旭东

四年前的11月10日上午,我快步走进石楠老师居住的小区大门,到达她家那一栋楼房时,抬头看到石楠老师夫妇在窗口探着头,朝我的方向张望。

那次见到程必先生,我紧握他宽阔的手背,一起步入朝南的阳台。我对程老说,我喜欢您写的行书,喜欢石楠老师画的牡丹。他笑着大声说:“她是你老妈,还不是你要什么她就给你画什么!”至今,程老说这句话的声音还回响在耳边。

深秋的风有着寒意,我扶着程必先生走进屋内,听他说起许多往事。他因眼疾而至视力模糊,只能看到阳台前面的亭台和树木的影子,看不清走动的人。他的话语里没有惆怅没有叹息,笑容很真很美,有坦然、从容,有温馨、善良。

第一次见到程老的书法作品是安庆菱湖公园里举办的“石楠、程必书画作品展”,一幅幅精美的作品让人赞叹不已。石楠老师在答谢词里说:“老程是我文学

事业的坚定支持者,曾是我的‘文抄公’,我六十岁用电脑写作后,他失业了,开始用蝇头行楷在宣纸上抄我的书,他抄了我二百多万字的书。这是亘古少有的事。我一直想将他抄的这些东西,展示给朋友和生我养育我的安庆父老兄弟和乡亲们。”

每次去石楠老师家差不多都是在冬季,进门首先去程必先生的书房,听到他说话的声音,我的内心波动着欣喜。但见石楠老师给老伴递水喂药,照顾精细,她发自内心的举动深深地感染着我。我喜欢石楠老师的作品,保存有许多作品的不同版本,特别收藏着程必先生为她用小楷抄写的画魂影印本。石楠老师说,老伴程必是一个不太会表达感情的人,他更习惯将爱倾注到行动中。石楠老师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,程必先生都会剪辑成册。他和石楠老师牵手后,风雨人生,同甘共苦。

程必先生不仅能写漂亮的小楷,还会画画。他为石楠画的一幅

肖像画,长年挂在两人的卧室。画面上的她十分传神,一双坚毅执着的眼睛看着远方。有一次,我陪上海作家简平拜访两位老师,简平看了程必先生的画作后惊讶不已,久久地凝视。我告诉简平老师,程必从石楠开始创作《画魂》起,所有的稿件都经他一笔一画抄写,共抄了几百万字。直到1998年,石楠使用电脑写作,程必停止了抄写工作。他开始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写石楠已经出版的著作,抄完了6部,近300万字。《画魂》和《刘海粟传》两部手抄本已影印出版。

程老告诉我,石楠从1981年12月开始动笔写张玉良,写了近三个月。1982年3月,安庆市文联在东至县举办小说创作培训班,请来《清明》杂志两位编辑选稿。其中的张禹先生曾在安庆文化馆工作,和他是同事。他路过安庆时,程老把石楠写的小说拿给他看。他看得很快,不到半个钟头就看了三十多页。他放下稿子,对程老说,尽快抄清,能抄多少算多少。两天后他

又取稿带回合肥请《清明》杂志主编看。一周后,张禹先生打来电话,叫程老尽快将后面的抄好寄去,并说,如果后面的能和前面水平一样,就可以发表。石楠写张玉良的传记小说以头条位置刊在1982年第4期《清明》上,一经问世就引起广大读者共鸣,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影响。上海等很多地方形成了“张玉良热”,上海电影制片厂女导演黄蜀芹把《画魂》搬上了银幕,票房、口碑都不错。从程必先生的话语中,我感受到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,必定有位甘心付出的好男人。

如今,这位深爱着石楠老师的老人离我们而去了,他的文化、学识、品格,留给了和他一样爱石楠爱文学的人。庆幸的是,程必先生答应写给我的一幅字,石楠老师三年来合肥讲课时带给了我,我从他的书法里获得了一种父爱般的关怀,耳边时时想起他对我说过的话……

